

岁月悠长
母爱成章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“山海”包子萦心间

□陈文念

家乡的美食，最抚慰人心。游子无论走到哪里，客居何方，萦绕心中的总是母亲做的时令美食——大鲑鱼槐花包子，它让我刻骨铭心，难以忘怀。

俗话说：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我的家乡山后陈家村是个依山傍海的渔村。一幢幢石头垒成的红瓦屋舍，依地势，顺风水，巧布局，构筑成村落的主基调，给人层次分明、高低起伏的视觉之美。村北蓝色的大海，海岸线蜿蜒曲折，宛如一条瑰丽腰带镶嵌在村边。层峦叠嶂、连绵起伏的山间杂挂着青绿，像闯海渔民的浑厚臂膀，将星罗棋布的山村环绕在怀抱中。晨起有诗情，一轮红日出海来；黄昏有意画，夕阳暮落山霞飞。

村庄附近的大山上最爱生长野槐树，乡亲俗称洋槐树。村子守着大海，温度低，花期总是姗姗来迟，要比内陆山村晚些。每年4月中旬至5月初槐树开花，花期一般至5天左右。每到槐花来临，沟岭山坡就能看到成片的槐树繁花，婀娜多姿，闪着银光，如小精灵般在绿意盎然的林间起舞，轻盈而灵动；花朵缀满洋槐树的枝头，看上去似乎一直开到高空，犹如朵朵白云。风一刮，整个村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，沁入心脾。

往昔，槐花吃法较为单一，乡亲们把摘来的槐花洗净后撒上适量的白面和白糖，放在锅里蒸着吃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，大家开始翻着花样吃槐花。如今，胶东尤其是沿海村庄的槐花美食更是让人刮目相看，日日走俏的槐花新吃法成了季节里的至味美食，尤其是大鲑鱼槐花包子，成为一种极具鲜明地域特色的美食。

每年谷雨前后，春雨绵绵，草木清香。这时家乡漫山遍野香气清新的槐花便耐不住性子，紧赶慢赶挂满了树枝；紧接着，大鲑鱼活蹦乱跳地上岸了。大山上的槐花有

约，海里的大鲑鱼不误，就像一对恋人，准时在谷雨前后约会。

家乡独特的佳肴如期而至，宛如山珍和海味“联姻”。这时家家户户纷纷以吃时令的槐花大鲑鱼包子为乐事，赶紧行动起来，到山上撿来槐花，再去码头买上大鲑鱼。家家槐花香，户户鲑鱼鲜。这股海鲜与山珍交织的美味从这家小院传到那家，再穿街走巷，熨帖着渔家人的口腹。走在街上，邻居见面，先问一句，包大鲑鱼槐花包子吃了没？对方回答，吃了，彼此会心一笑。想想，在人间最美五月天，大快朵颐大鲑鱼槐花包子就是乡亲的最爱了。

做槐花大鲑鱼包子，选购大鲑鱼至关重要。胶东地区所在的黄渤海一带，水质营养丰富，生长的大鲑鱼肉质肥嫩有弹性，春天的鲑鱼经过一个冬季的蛰伏，体内积蓄了大量的营养和能量，肉质最为鲜嫩，口感更加细腻。鲜美大鲑鱼有三要素：先看皮、二看鳃、三看眼。新鲜的鲑鱼表皮有光泽，能清晰看到鱼身上的靓丽花纹，同时鱼鳃呈鲜红色，鱼眼明亮，拿在手里硬邦邦的。

槐花的吃法也有讲究。先去掉中间的小梗，用热水焯一下，变色就捞出放凉水浸泡，挤掉水分稍微剁一下。然后将五花肉或者肥瘦肉切块，用酱油裹上，一定要有肥肉，因为槐花、鲑鱼都喜油。再添少许韭菜，韭菜不用太多，只是提个味而已。最后再把所有食材放在一起，多加点儿花生油和盐调味，均匀拌好。

包子馅是灵魂，手艺精湛是包子的颜值体现。大鲑鱼槐花包子少不了“包”的审美艺术，包得美，让人赏心悦目，食欲大增。先把发好的面揉匀，不要过多地搓揉，皮儿也不要擀得太薄，旨在多多装馅，把醒发好的面团揉成直径约5厘米的长条，掐成一个一个面团坯，将面团坯捏圆、按扁，擀成中间略厚的圆形薄片，再挖适量馅儿放在面皮上，槐花鲑鱼馅儿柔软，不能包成滚圆状，手指提着皮

儿相对捏起来，包子多呈月牙形的“小船”，寓意扬帆出海，满载而归。一个个七八两的胶东大鲑鱼槐花包子大功告成！

即便当地人见了也发愣：“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包子”“一盘装一个，一个就能吃饱了”“这是包进了整条鲑鱼吧”……蓬莱一带的大鲑鱼槐花包子因大如手掌的颜值“出道”，名声在外。我兴致来了仿写一联：“炉火纯青鲑鱼包子十里飘香，美食佳肴饕餮盛宴百口不厌。”外地食客慕名而来，往往先被包子个头大“惊”到，再被味道“鲜”到。

母亲的面食手艺是拿得出手的，包大鲑鱼槐花包子是她的强项，不仅馅香，包功更是一绝。母亲用左手托着盛好馅的包子皮，包子皮裹着红里透白，杂着星星点点翠绿的馅；再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，将扣在一起的包子皮，一叠一放地捏紧，行云流水，游刃有余，就捏出了精美的包子褶皱。包子从尾部到顶端，褶皱凹凸有致，似串糖葫芦。一个个大包子鼓鼓囊囊，胖乎乎的，细端详，犹如古画上的顽童，人见人爱。看到母亲包大鲑鱼槐花包子的情景，总让我浮想联翩，觉得母亲包的不仅仅是大鲑鱼槐花包子，更是当地文化风俗的美食，是这一片山海的情怀，是一家人对生活的憧憬！

每当五一假期，我总要想办法回趟老家，吃上一顿母亲做的胶东大鲑鱼槐花包子，鱼肉裹着一缕缕鲜美无比的味道，槐花则有一丝大自然醒神的清香，两者融合相得益彰，鲜香爽口。母亲见我狼吞虎咽，腮帮鼓起，吃得尽兴的样子，会微笑着提醒我：“每年谷雨前后回趟家。”

时令的大鲑鱼槐花包子，让母亲总惦记着在外的儿女，盼望儿女在这个季节回趟家。母亲常说，吃这个大鲑鱼槐花包子就这二十多天，一晃而过，错过了就要等来年了。时光知味，过往难寻。人生何尝不是如此。

【四季零墨】

写“安”字的女人

□整理/谭丽娜 口述/王锦荣

我叫王锦荣，是搞书画的，写字也画画。这些年写得最多的一个字，就是“安”。人家问我，你咋总写这个字？我说，安就是平安呗。你看这个字，上头一个屋檐，下头一个女。女人有个屋檐待着，那就是安。我这一辈子，年轻时没有这个屋檐，后来自己给自己盖了一个。现在七十四了，坐在屋里头写写画画，窗外外面风刮多大，我都不怕了。这就是安。

说起以前的事，得从1976年讲起。那一年，通辽招人去霍林河，一个新开发的矿区。说是招三千多人，半夜三点多就起来集合，敲锣打鼓的。家里人送我，一边送一边抹眼泪。可我不懂，我还挺高兴——我想着，这回能挣点钱了。

几十辆大客车，打着旗一路唱歌。半路上走错了，全是大草原，路就是两道辙印，绕来绕去，等到了地方都晚上十点多了。车子刚停稳，接我们的人就来了，说欢迎我们。窗外有提着马灯的影子晃动，还有敲锣打鼓的声响。我们迷迷糊糊下了车，紧接着点名、排队，被分别带往不同的方向。我被分到汽车队，帐篷是新搭的，一条大通铺，我们十几个人，行李一放，就算安了家。

第二天就开始干活，挖地窖子，盖房子。晚上睡觉，窗户上没有玻璃，拿破毡子蒙上。夏天还好过，蚊蝇多也能对付。冬天还难熬了。早上起来，门推不开，要是大雪把门堵死了，得从窗户爬出去。过年包饺子，没有水，把外面的雪铲铲，化了和面，就那么吃的。冬天下雪就封山，白毛风一刮，雪不下了，白毛风越刮越使劲，三五米看不清人脸，前脚走，后脚路就没了。车队出行，不敢单独跑，三五台车一起走，前后照应。那时候野兽多，狼群邪乎。车要是抛锚了，那就是要命的事。

有一回，我跟司机李玉去通辽办事。走到乌罕大坝，车坏了。正是腊月，解放车没有暖气，四处透风。冻得不行，鼻涕流出外冻成了冰碴子，手粘在车门上揭不下来。走不了了。好不容易坚持到了一个板房，是修路工人住的，都是男的。我们去借宿，人家为难了，男同志好办，你这女同志，没地方安排啊。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个地儿，是几条木板子铺的，上面有草，离炉子还挺近。有人给我抱了行李，我就睡上去了。好不容易天亮了，我从窝里爬出来，身上沾着干草和狗毛，腿是麻的，胳膊是僵的。吃过饭，站在雪地里，看着远

处灰白的天边，我那时候就想，能有个安稳的地方睡觉就行。那年我24岁。

还有一回我病了，浑身疼，没劲儿，起不来床。卫生室没啥药，就那么扛着。连长王玉华来看我，偷着塞给我一个苹果。那个年头，苹果不是钱的事，是你买不到。我吃完那个苹果，好像就精神了，第二天好了。多少年以后我见着王连长，我说，王连长，你那年救了我命啊！她愣了：啥时候的事？我给你苹果了？我咋不记得了？她真忘了假忘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吃了病就好了。可我记了一辈子，必须的。

这种日子，人跟人之间反倒近了。三千多人，都是年轻人，有从农村来的，有转业的军人。年轻人在一块儿，难免要谈恋爱。后来有了露天电影，去指挥部那边看，离车队二里地。冷得要命，也去看。放电影的自己发电，吱吱响，放一段换一个片子。还有大喇叭，放歌、通知、喊话。等建得差不多了，晚上灯一亮，我们住的地方，从远处看，一排一排的，有人说像“小上海”。那会儿心里头也挺高兴，觉得没白干。

过年想回家，没有大客车，就坐“大六轮子”，一种六轮的大卡车。穿大皮袄、大皮裤、大头鞋，大口罩，后边看谁也看不出是男是女。三百多公里，一路颠，到家下车不会走道，到家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我妈说，咱不去了，姑娘，别遭这罪了。我说没事，这不好吗？现在苦，将来就好了。

那会儿一封信要走好长时间。有啥急事，等信到了，啥都晚了。电话也没有，后来有了长途，也得摇半天，通了还听不清。最有意思的是看孩子，我们有了身孕的不能上班，就去帮生了孩子的同事看孩子，同事休产假正常上班。

艰苦的条件确实考验人，有的留下来了，有的走了。我留下来了，没走。在大车队工会干过，搞宣传，写标语，欢迎车队回来，欢迎光临之类的条幅也常写。在土建处待过，跟着盖过地窖子，盖过楼房。后来退休了，在家写写字、画画。两个孩子都很争气，在矿上上班。女儿对我的爱好特别支持，笔、墨、纸、颜料等都给我备齐。我加入了市书画家协会，我画的画也曾在市里画展上展出，有的还获了奖。找我要作品的老邻居、老战友，我很乐意送给他们。

我们这代人吃了多少苦，说不完。但大家互相帮衬，谁也不计较。你说“安”是啥？安就是一直努力地活着，活到了幸福安逸的这一天。